

DIANA GABALDON



OUTLANDER

[美] 戴安娜·加瓦尔东 著

罗爽 译

异乡人

7

冒险家园

下
册

DRUMS OF AUTUMN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DIANA GABALDON
OUTLANDER

异乡人



〔美〕戴安娜·加瓦尔东 著
罗爽 译



Part 05

永远的草莓地

CHAPTER 14

逃避将来的愤怒

1767年8月

他们已经把那个女奴隶藏到了法科尔德·坎贝尔家最偏远土地边上的烟草棚里。几乎不会有人注意到——坎贝尔的奴隶除外，他们已经知道了——但我们还是很小心，天黑过后才到达，那时淡紫色的天空几乎变成了灰色，只能映衬出烟草烘干棚的黑色轮廓。

女奴隶波丽安娜穿着罩衣，戴着兜帽，像个鬼魂一样溜出来，然后大家匆匆把她推上马，就好像她是个装着走私货的包裹。她向上收着双腿，双手紧紧抓住马鞍，蜷缩成一个恐慌的肉球，显然她之前从来没有骑过马。梅耶斯试着把缰绳交给她，但是她完全没注意，只是紧紧抓住马鞍，发出有旋律的痛苦和惊恐的呻吟声。几个男人变得焦躁不安，不断朝身后的空地看，似乎觉得默奇森中士和他的下属随时会到来。

“让她和我骑一匹马，或许那样她会觉得更安全。”我建议道。大家费力地让波丽安娜从马背上下来，帮她坐到我的后面。她身上有股浓烈的新鲜烟叶的气味，有些刺鼻，令人昏昏欲睡，此外还有少许的麝香味。她立即伸手搂住我的腰，搂得特别用力。我拍了拍她抓在我腰部的一只手，结果她抓得更紧。除此之外，她没有其他动静，也没有发出其

他声音。

难怪她会害怕，我心想着，掉转马头跟着梅耶斯。她或许不知道默奇森正在这个地区大发雷霆，但对于被抓到后的下场，她不会抱有任何幻想。两个星期前，她肯定也在锯木厂的那群人当中。

从她的颤抖来看，作为替代死亡的另一种选择，逃亡到野蛮印第安人的怀抱中或许有些可取，但不会有吸引力。天气远谈不上寒冷，但她浑身抖得就像置身于严寒当中。

洛洛凶神恶煞地从树丛里窜出来，就像森林里的某种恶魔，吓得波丽安娜差点把我的内脏捏出来。我的马也不喜欢洛洛的样子，所以哼着跺脚往后退，想挣脱我手里的缰绳。

我必须承认，洛洛确实相当吓人，即使在它心情不错时也很吓人，而它现在的心情就不错——它很喜欢探险。但是，它确实展现出了阴险的一面，它开心地咧着嘴，露出了所有的牙齿，同时半闭着细长的双眼，在空气中嗅探。而且，它那灰黑相间的皮毛融入到阴影当中，让人有种奇怪、不安的错觉，以为它是黑夜造化出来的，是欲望的化身。

它直接从我们身边不到一英尺的地方小跑过去，吓得波丽安娜倒吸了口气，我颈子上感受到了她呼吸的热量。我又拍了拍她的手，然后对她说话，但是她没有回答。邓肯之前说过她生于非洲，几乎不会说英语，但她肯定知道几个单词。

“不会有事的，别害怕。”我又说道。

我一边忙着骑马，一边忙着关注波丽安娜，所以一直没有注意到詹米，直到他突然出现在我的马镫旁，脚步轻得就像洛洛。

“还好吗，外乡人？”他轻声问道，同时把手放到我的大腿上。

“还好，还没被勒死。”我说，并朝紧抱在我腰间的那双手点点头。

他看了看，然后微笑起来：“至少她没有掉下来的危险。”

“真希望我能知道跟她说些什么。可怜的家伙，她被吓坏了。你觉得她知道我们要把她带到哪里去吗？”

“应该不知道——连我都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。”因为要骑马，所以他穿了马裤，但是他把披肩系在了马裤上面，披肩的一头搭在肩膀上。深色的格子呢融入到森林的阴影中，就像从前融入到苏格兰石楠丛的阴影中一样，我只能看见他的白色衬衫的前襟，以及他那鹅卵石形状的苍白脸庞。

“你知道什么能跟她说的有用的塔基塔基语吗？”我问。

“如果她不是从西印度群岛来的，那么她当然也听不懂塔基塔基语。”

他思考着，转头向上看了看波丽安娜。“噢，”他说，“不管来自什么地方，有样东西人们肯定都知道。”他伸手用力捏了捏她的脚。

“自由，”他说，然后停顿下来，“Saorsa^①。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呢？”

她没有放松双手，但是她的呼吸像颤抖着的叹气，而且我也感觉到她在点头。

* * *

我们的马匹前后依次排成纵队，由梅耶斯领头。粗糙的道路甚至都算不上是马车道，只是低矮灌木丛中被踏出来的一条路，但它至少在树林中为我们提供了干净的通道。

我想复仇的默奇森中士不会追这么远——如果他真的在追我们的话，但是逃跑的感觉太过于强烈，无法忽视。我们大家都有未说出口的急迫感，虽然没有特地讨论，但都同意尽可能远地往前骑行。

波丽安娜要么是恐惧逐渐消退，要么就是累到无法再顾及恐惧，在我们半夜停留下来休息时，吃了点东西，然后在伊恩和梅耶斯帮她重新

① 盖尔语，自由的意思。

骑上马背时，她丝毫没有抗议。而且，她虽然没有放松抱着我腰部的双手，但似乎确实会偶尔把额头靠在我肩膀上打盹儿。

长途骑行带来的疲惫也逐渐在我身上蔓延，此外还有令人昏昏欲睡的柔和马蹄声，以及头顶上松树的窃窃私语。我们仍然在长叶松林里，笔直高耸的树干围绕着我们，就像早已沉入海底的船只的桅杆。

有一首古老苏格兰歌曲的歌词飘荡在我的脑海里——“有多少草莓在咸海里生长？有多少船只在森林里航行？”——让我迷糊地想着这首歌的作词者是否穿行过这样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在半月和星光下显得如此恐怖，又如此梦幻，以至于事物间的界限全都消失不见。我们既像是行走在地上，又像是漂浮在水上，马背的起伏就像摇晃的船板，松林的声音就像帆中的风。

我们在黎明时停下来，卸下马鞍，缚住马腿，然后让马匹在一片不大的茂盛草地上吃草。我找到詹米，立马蜷缩到他身边的草窝里，马匹安静嚼草的声音是我听到的最后的声音。

我们在炎热的白天沉睡，快黄昏时才醒过来，感觉浑身僵硬，口渴难耐，身上爬满了扁虱。我特别感激，那些扁虱似乎和蚊子一样讨厌我的肌肤，但是在我们之前的北上旅途中，我学会了在每次睡觉后检查詹米和其他人。总有人会首当其冲地被叮咬。

“哎呀，该死，我害怕把它扯出来，它吸得太饱，可能会撑爆。”我说，看着一只特别多汁的扁虱，它像小个儿葡萄那么大，安居在詹米的肉桂色柔软腋毛里。

他耸耸肩，忙着用另外那只手检查头皮，搜寻其他扁虱。“别管它，去处理其他的，或许它会自己掉下来。”他建议道。

“想来我还是不管它为好。”我勉强同意道。我并不反对把扁虱捏爆，但是如果它的头还留在詹米的肉里则另当别论了。我见过把扁虱生硬扯下来造成的感染，而我并不想在森林中处理它们。我只带了基本的医疗工具——尽管很幸运，其中就包括了从罗林斯医生的药箱里拿出来

的特别精致的小镊子。

梅耶斯和伊恩似乎都还好，他们都把衣服脱到了腰部，梅耶斯蹲在伊恩旁边，像只巨大的黑狒狒，手指不停地在伊恩的头发里翻找。

“这里有只小的。”詹米说着，弯腰把头发拨到旁边，让我可以够到他耳朵后面那只深色的小东西。在我忙着轻轻地把那只小虱子弄出来时，我意识到有人出现在我手肘边。

我太过疲惫，所以在扎营时没有注意到波丽安娜，自然地以为她不会独自闲逛进荒野。不过，她确实闲逛得够远的，去了附近的一条小河边，回来时打了一桶水。

她把水桶放在地上，捧起一捧水倒进嘴里。她鼓起脸颊，用力地咕噜了一会儿，然后示意我让开，接着令人惊讶地抬起詹米的胳膊，用力地朝詹米腋窝里吐了许多水。

她伸手到詹米滴着水的腋窝里，似乎在用手指小心地胳肢那只扁虱。她当然让詹米感觉到痒了，詹米的腋窝特别敏感。他的脸变得粉红，他想躲开她的触摸，身体上的所有肌肉都在颤抖。

但是，她捏紧詹米的手腕，不出几秒钟，那个肿胀的扁虱就掉到了她的手掌里。她轻蔑地把它弹走，然后带着少许满意的姿态，朝我转过身来。

我之前觉得她裹着斗篷，看上去像个球。没有斗篷的时候，她看上去仍然像。她很矮，至多四英尺，身体却差不多同样宽。她的头发剪得很短，头型就像个炮弹，她的脸颊特别圆，以至于眼睛都变得歪斜了。

她看上去特别像我在西印度群岛见过的那种雕刻的非洲生育神像——胸部巨大，腰腿壮实，肤色是刚果人那种浓郁的褐咖啡色，皮肤毫无瑕疵，就像覆盖着一层水汽的光滑石头。她把手伸给我，让我看她手掌里的几个小东西，大小和形状都像干利马豆。

“泡泡^①籽，”她说，声音低沉得甚至让梅耶斯也惊讶地转头看她。她的声音巨大、深沉，鸣响得就像鼓声。见到我的反应后，她有点害羞地微笑起来，说了些我听不太懂的话，但我知道那是盖尔语。

“她说你不能吞那些种子，因为它们有毒。”詹米翻译道，警惕地打量着她，同时用披肩的一头擦拭自己的腋窝。

“对，有度。”波丽安娜用力地点头，发音不标准地同意道。她弯腰又从桶里捧起一捧水漱口，然后吐到一块石头上，溅出枪声似的声音。

“你这样做很危险。”我对她说。我不知道她能否听懂我的话，但是她从我的微笑里猜出了我的好意，也朝我微笑，然后又扔了两颗泡泡籽到嘴里，牙齿将泡泡籽咬碎，发出咯吱咯吱的碎裂声，然后咀嚼着朝梅耶斯挥手。

在我们吃完晚饭，准备离开时，虽然她有些害怕，但仍愿意尝试自己骑马。詹米将她带到马边，给她演示如何让马闻她。巨大的马鼻轻轻推动她，她颤抖了起来，但是接着那匹马打了个响鼻，她被吓了一跳，接着咯咯笑了起来，发出像把蜂蜜倒出罐子一样的声音，然后准许詹米和伊恩把她抬上马背。

波丽安娜对男人们仍感到害羞，但是她很快就有了足够的自信，开始与我讲话。她说话时混杂着盖尔语、英语和她自己的语言。我没法翻译，但是她的表情和身体语言都很丰富，我一般都能猜到她的意思，尽管我只能听懂十分之一的词。我的身体语言不如她的那样流畅，对此我只能感到遗憾。她没能理解我的大多数问题和评论，所以我只好等到我们停下来扎营，那时我就可以劝说詹米或伊恩来帮我翻译点盖尔语。

她没有了——至少暂时没有——恐惧的约束，而且在我们的谨慎陪伴下她感觉到安全，所以表现出了天然活泼的性格。在与我并肩同行时，她不管我是否理解，不停地说着话，偶尔还会大笑，发出低沉的叫

① 泡泡树（pawpaw），又名巴婆树，美洲本土生长的乔木果树。

声，就像风吹过洞穴出口时的声音。

途中她只沉默过一次，那是在我们穿过一大片空地时。长着草的空地上有许多波浪似的土堆，就好像下面埋葬着一条巨蛇。波丽安娜在见到它们时就沉默了下来，她试着让马走得更快，但是拉动缰绳，马却突然停了下来，于是我便骑马回去帮她。

“不好的地方，恶灵！”她用盖尔语低声说道，从眼角看了看那些寂静的土堆。她怒视着，迅速做了个小手势，我想那是某种驱魔的手势。

“这是个墓地吗？”我问掉头回来看我们为什么停下来的梅耶斯。那些土堆相隔的距离并不均匀，但是都分布在空地边沿，分布的样式看上去并不像是自然形成的。但是，它们似乎太大，不像是坟墓，除非它们是古苏格兰人建造的那种锥形石冢，或者这里是乱葬岗。我心想着，回忆起关于卡洛登的事情，感觉到不舒服。

“说不上是墓地，”他回答道，向后推了推头上的帽子，“这里曾经是个村庄。应该是图斯卡罗拉族的一个村。那些凸起来的东西——”他挥了挥手，“是倒塌了的住房。边上那个大的是族长的长屋^①。太久没人住，所以草就长到上面了。不过，看上去这个村子已经被埋了很久了。”

“这里出过什么事吗？”伊恩和詹米也停了下来，回来看着那片空地。

梅耶斯若有所思地挠了挠胡须。“我也说不准。或许是疾病把他们赶走了，或许是被切罗基人或克里克人消灭了，尽管切罗基人的地盘在南面一些。不过最有可能是因为战争。”他伸手到胡须里凶狠地挖掘，捻了捻，然后弹走了一只恋恋不舍的扁虱的尸体。“要我说，这个地方不宜久留。”

波丽安娜显然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我们就继续骑马前进了。到了晚

① 长屋 (longhouse)，美洲某些印第安人的传统住宅。

上，我们已经完全走出山麓丘陵上的松林和低矮橡树林。我们现在正往高处前进，树木开始有了变化，小片的栗子树丛、大片的橡树和山核桃树、零星分布的栎木和柿子树、毛栗树和杨树，把我们围绕在一层层如羽毛般的绿色当中。

随着我们向上骑行，空气的味道和触感也有了变化。松树散发出的巨大的炎热树脂气味，变成了更清淡、更多样的香气；灌木丛和野花见缝插针地生长在峻峭岩石的缝隙里，散发出的香气与树叶的气味相互混杂着。环境仍然湿润，但已经没有那么热了；空气不再像让人窒息的毯子，而是变得可以呼吸——愉悦地呼吸，其中充满着腐殖土、被晒热的树叶和潮湿苔藓散发出的香味。

到了第六天的黄昏时，我们已经深入山区了，空气中充满了流水的声音。数条小溪在山谷里纵横交错，或从山脊上泼洒下来，或沿着陡峭的岩石表面缓缓流下，冲刷出薄雾和如青色流苏般的苔藓。我们从一座陡峭山丘的侧面绕过时，我惊奇地停了下来——远山的侧边有一条瀑布冲向空中，形成弧线，坠落足足八十英尺才汇入下面的峡谷。

“你们快看！”伊恩惊叹得目瞪口呆。

“很漂亮，不是我见过的最大的瀑布，但也足够漂亮。”梅耶斯说，口气中有种主人似的扬扬得意。

伊恩大睁着眼睛，转过头：“还有更大的？”

梅耶斯大笑起来，那是山民的笑法，只发出了些许笑声。“孩子，你的眼界真是窄。”

我们在一条溪流旁边的洼地里扎营过夜，那条溪流足够大，里面有鳟鱼。詹米和伊恩热情洋溢地跋涉到溪中，拿着从黑柳树上砍下来的柔软树枝当鱼竿，骚扰溪中那些长着鳍的动物。我希望他们运气不错，尽管我们还有许多玉米粉，但我们的新鲜食物越来越少了。

波丽安娜爬上河岸，打来一桶水，用它来做新一批的玉米饼。那是粗糙的小块方形玉米粉饼干，方便路上食用。它们新鲜出炉时味道不

错，第二天还能吃，越往后就越难吃，到第四天的时候就像水泥块了。但是，它们方便携带，不容易发霉，所以很多赶路的人都会带上它们，搭配牛肉干和腌猪肉食用。

波丽安娜的圆脸上笼罩着阴影，她那种天然的活泼似乎有些被压制了。她的眉毛很浅，几乎看不出来，这反而让她的面部在动着时更富有表达性，在平静时又毫无表情。只要她愿意，她就能像滚珠那样无动于衷——这个技能对奴隶来说很有用。

我猜想，她之所以心事重重，至少有部分是因为今晚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。我们已经到了偏远的山中，到了国王土地的边界。梅耶斯明天就会去北方，带着她翻过山脊，进入印第安人的土地，去寻找她能够在那里得到的安全和生活。

她在木碗上埋着黑色的圆脑袋，短粗的手指和着加了水和猪油的玉米粉。我蹲在她对面，往才刚燃起来的火堆上添细小的木棍，烤饼用的圆形铁板已经抹好油放在火边。梅耶斯离开去抽烟了。我能听到詹米在下游某个地方喊伊恩，还能听到伊恩回应的微弱笑声。

现在暮色已经很深了，我们的洼地四周是森然的山峰，黑暗似乎填充了低浅的木碗，爬上了我们四周的树干。我不知道她来自什么地方，不知道是森林还是雨林，海边还是沙漠，但我想应该不会是这种地方。

她现在在想什么呢？她熬过了从非洲到美洲的旅途，挺过了被奴役的生活，无论未来会怎么样，我想都不会太糟糕。但是，进入这个荒野是个未知的未来——这个荒野如此辽阔和绝对，让我每时每刻都觉得自己会消失在其中，会被毫无踪迹地毁灭。相对于浩瀚的黑夜，我们的火堆似乎只是特别微弱的火花。

洛洛溜达到火光里，甩动身体，把水滴甩向四面八方，让火堆发出吱吱声，冒出火花。我知道它刚才也在和詹米他们抓鱼。

“走开，讨厌的狗。”我说。它当然没有走开，只是走过来，粗鲁地

用鼻子拱我，确定我还是它心里面那个人，然后又转身对波丽安娜做了同样的动作。

波丽安娜没有特别的表情，转头朝它眼睛上啐了一口。它尖叫着后退，站着摇头，看上去特别惊讶。她抬头看我，然后张嘴笑起来。她的牙齿显得特别洁白。我大笑起来，决定不再过于担忧——能够朝洛洛眼睛上吐唾沫的人，或许能够应付印第安人和荒野，以及任何随之而来的事情。

木碗几乎空了，圆形铁板上整齐地摆着一排玉米饼。波丽安娜在一把草上擦拭手指，看着那些黄色的玉米棒随着猪油融化，开始发出吱吱声，变成棕色。火堆里飘出温暖、舒适的气味，混杂着木头燃烧的香味，我的肚子开始期待地咕咕叫了。火力似乎更大了，烹调食物的香味让温暖扩散得更远，不让黑夜靠近。

她的家乡是这个样子吗？火堆和食物曾经阻挡雨林里的黑暗，将豹而不是熊拒之千里吗？火光和陪伴曾经给人安慰，以及安全的幻觉吗？那种安全感肯定是幻觉——火并不能阻止其他人，也不能阻止降临在她身上的黑暗。我并没有什么话可以去询问。

* * *

“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捕鱼法，从来没有。”詹米第四次说，并掰开一条热气腾腾的玉米粉烤鱼，脸上一副做梦般的幸福神情，“水里面鱼是一群一群的，是吧，伊恩？”

伊恩点点头，质朴的面容上也有类似的敬畏神情。“我爸要是看到那些鱼，再少条腿都会觉得值，”他说，“它们抢着来咬钩，舅妈，是真的！”

“印第安人一般都懒得用鱼竿和钓线，”梅耶斯插话说着，利落地用刀子刺穿他的那份鱼，“他们会做网和陷阱，有些时候他们会用树枝和

垃圾拦着溪水，不让鱼跑掉，然后就站在上面用尖棍子刺鱼。”

这足以让伊恩兴奋起来。只要提到印第安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，伊恩就会急切地问一连串的问题。问完了捕鱼方法后，他又问起了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个废弃村庄。

“你说它可能是在战争中被毁的，那会是与法国人的战争吗？我不知道在这么南方的地方还有战斗。”伊恩说着，从热腾腾的鲑鱼里挑出鱼刺，然后抖动手指，把鱼刺甩掉。他给洛洛递去一块没有刺的鱼肉，洛洛一口就吞了下去，都不在乎烫不烫。

梅耶斯摇了摇头，咀嚼口中的食物，吞咽下去，然后才回道：“噢，不是的。我说的是图斯卡罗拉战争，至少白人那方是这么叫的。”

他解释说，图斯卡罗拉战争是四十年前的一场短暂却又残忍的冲突，起于一次针对偏远地区殖民者的攻击。当时的殖民地总督为了报复，派兵进入图斯卡罗拉族的村庄，结局是一系列一边倒的战斗，殖民地军队装备精良，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，同时也摧毁了图斯卡罗拉族。

梅耶斯朝黑暗中点点头：“现在的图斯卡罗拉族村庄至多还有七个，最大的村子的人口也不会超五十或一百。”图斯卡罗拉族萎缩得如此严重，如果不是被莫霍克族接收，进而成为强大的易洛魁联盟的一部分，那么他们很快就会被周围其他部落猎杀，完全消失。

詹米从鞍包里取出一瓶酒，拿着回到了火堆旁边。那是瓶苏格兰威士忌，是乔卡斯塔给他的送别礼物。他倒出一小杯，然后把剩下的大半瓶递给了梅耶斯。

“莫霍克族不是在北边很远的地方吗？”他问道，“他们如何保护这里的人，而且这四周还全部都是敌对部落？”

梅耶斯喝了一大口威士忌，在嘴里愉悦地搅动几次，然后才回答。

“嗯，这酒不错，詹姆斯。噢，莫霍克族是离得很远，但是易洛魁联盟这个名字可是响当当的，而且在联盟的六个民族里，莫霍克族是最

凶狠的。不管是印第安人，还是白人，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，都不会去招惹莫霍克族，绝对不会。”

我听得入迷。听到莫霍克族的地盘离我们很远，我也感到高兴。

“为什么莫霍克族要接收图斯卡罗拉族呢？”詹米扬起一边眉毛问道，“如果他们像你所说的那样凶狠，那么他们应该就不需要盟友啊。”

在浓烈威士忌的影响下，梅耶斯的浅褐绿色眼睛几乎眯成了一条线。“哦，他们确实凶狠，但他们也是凡人，”他说，“印第安人都是血肉之躯，莫霍克人也是。他们是有荣誉的人，要注意——”他举起粗大的手指表示告诫，“但是他们会因为许多事情而杀人，有些时候有道理，有些时候没有。你知道吗，他们在自己人当中打劫，还会为复仇而杀人——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莫霍克人复仇，除非你杀死他。即使那样，他的兄弟或者儿子或者侄子都会来追杀你。”

他慢慢地冥想着，舔了舔嘴唇，品尝着残留在上面的那层威士忌。“让印第安人大开杀戒的事情，有些时候在人们看来并不是什么大事，尤其是牵涉到烈酒的时候。”

“听起来很像苏格兰人。”我低声对詹米说，他反过来冷冷地看了我一眼。

梅耶斯拿起威士忌酒瓶，用两个手掌慢慢地搓动。“人们喝醉后会做坏事，但是印第安人沾酒即醉。我听说过好几次屠杀，如果不是那些人醉疯了，那些屠杀都不会发生。”

他摇了摇头，回忆起自己的关于这个话题的事情。

“尽管如此，生活也很艰辛，而且血腥。有些部落被彻底消灭，更不用说有多余的男人，所以他们就接收人们进入部落，代替那些被杀死或病死的人。他们有些时候也接收俘虏——把他们接收到家里，像家人那样对待。他们也会那样对待波丽安娜夫人。”他朝安静地坐在火堆旁边，并未关注他说什么的波丽安娜点点头。

“五十年前就是这样，莫霍克族接收了整个图斯卡罗拉族。语言完全相通的部落并不多，”梅耶斯解释道，“但是有些部落的语言更加相近。图斯卡罗拉族的语言更像莫霍克族的语言，不那么像克里克族或切罗基族的。”

“你会讲莫霍克语吗，梅耶斯先生？”伊恩一直在专注地听梅耶斯的解释。在一路上他就对每块石头、每棵树、每只鸟入迷，现在对任何提及印第安人的事情更加入迷。

“噢，会很多。”梅耶斯谦虚地耸耸肩，“做买卖的人都会在这里或那里学到些。走开，狗。”把鼻子凑到梅耶斯最后那条鲮鱼边上嗅着的洛洛，在梅耶斯的告诫下动了动耳朵，却没有把鼻子挪开。

“你是打算把波丽夫人带去图斯卡罗拉族吗？”詹米问着，把一块玉米饼掰成了可直接入口的小块。

梅耶斯点了点头，小心地咀嚼着。他的牙齿所剩无几，连咀嚼新鲜的玉米饼都很困难。

“是的，还要骑马走四五天，”他解释道。然后他转向我，安慰地朝我微笑：“我会把她安顿好的，克莱尔夫人，你不用担心她。”

“我在想，印第安人会怎么看待她？他们之前见过女黑人吗？”伊恩问道，并好奇地看了看波丽安娜。

梅耶斯听到这话便大笑了起来。

“小伙子，许多图斯卡罗拉人没有见过白人。波丽夫人或许会和你舅妈一样让他们很惊讶。”梅耶斯喝下一大口水，在口中咕噜咕噜地搅动着，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波丽安娜。她感觉到了他的目光，也反过来不眨眼地盯着他。

“不过，我想他们不会觉得她好看，但他们喜欢很胖的女人。”梅耶斯显然也喜欢，他的目光在波丽安娜身上缓缓移动，欣赏中还有丝无恶意的欲望。

她看懂了他的目光，身上出现了非凡的变化。她看上去几乎没有移

动，但是刹那间，她整个人都聚焦在梅耶斯身上。她的双眼周围没有白色，它们漆黑，深不可测，在火光中闪亮着。她仍然矮胖，但是仅仅因为最为细微的姿势变化，她的丰乳肥臀就被凸显了出来，突然显得凹凸有致，充满了放荡的暗示。

梅耶斯不由得吞了口唾液。

我把目光从这段小插曲上挪开，发现詹米也在看，表情既像是好笑，又像是担心。我悄悄地捅了捅他，严厉地眯眼看他，尽力让我的表情告诉他：“做点什么啊！”

他眯了眯一只眼睛。我睁大双眼，狠狠地盯着他，眼神的意思是：“我不知道，但是你得做点什么！”

“嗯嗯！”詹米清了清喉咙，向前倾身，把手放到梅耶斯的胳膊上，让他从短暂的发呆中清醒过来。

“我不希望这个女人被以任何方式苛待。”他礼貌地说，但“苛待”这个词中有种苏格兰人的含沙射影，暗示了出现特别不诚实行为的可能性。他稍微用力捏了捏梅耶斯的胳膊：“你会负责保证她的安全吗，梅耶斯先生？”

梅耶斯不理解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逐渐清楚，充血的浅褐绿色眼睛中慢慢有了领悟的神情。他缓慢地把手臂挣脱，然后端起杯子，喝完最后一大口威士忌，咳嗽了几声，最后擦了擦嘴。他或许脸红了，但是他的大胡子遮着脸，我看不出来。

“噢，是的。不，我的意思是不需要。在莫霍克族和图斯卡罗拉族里，女人们即使已经结婚，也可以选择和谁上床。他们中间没有强奸这种事。不会的，噢，不会的，先生，她不会被苛待，我能够保证。”

“好，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。”詹米轻松地坐回去，从眼角给了我一个“相信你已经满意了”的眼神。我娴静地微笑。伊恩或许还没满十六岁，但是他听得特别仔细，不会错过这些对话。他咳嗽了两声——这是种意味深长的苏格兰式举止。“舅舅，梅耶斯先生好心地邀请我与